

记忆中的桃源岭

■ 庐上雁

杭州桃源岭，一个我难以忘怀的地方。儿时，我在西湖小学读书，放学以后，植物园便成了我玩耍的地方。那时进植物园不需要门票，一到周末，小伙伴们便成群结队地去植物园。特别是阳光明媚的春天，园中满山遍野的树木花卉，漂亮极了。

有一次，有位小朋友对大家说：“植物园后的山岭下，有一片桃树，长着许多桃子。”我们一听，就起了好奇心，来到那片长满桃树的地方。他指着这片缀满果实的山岭说：“这里就是桃源岭。”

那时，桃源岭尚未开发，玉泉寺庙后有泥泞小路，直通向桃源岭南麓山脚的几间破败茅屋。一路上，还有不少树木、水塘，塘中有着碧绿的池水，水草映在晶莹清澈的水中，一大群一大群黑色的蝌蚪在水草中游来游去，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于是，大家找来了一些瓶子，灌满水，将池中瓢来的黑蝌蚪放在瓶中。

我们望着瓶中窜来窜去的蝌蚪，开心极了。大家舍不得丢掉，将瓶中的蝌蚪带到学校里玩，未料，这一下，就“惹祸”了。

有一天放学，老师特别将我们这批“顽童”集中起来，几位班主任都来了，他们说：“有家长反映，学校‘管’不住小孩，放学了，

不回家，竟敢跑到桃源岭去‘捣乱’，抓蝌蚪，这样危险的事情都敢做？”

教导主任厉声问道：“是谁带的头？”小朋友们吓坏了，谁也不敢多说话。自此，课后同学们再也不敢乱跑了，放学后乖乖地回家做作业。

时钟拨到年初，我恰巧做西溪路调研课题，桃源岭亦在寻访范围之内，鬼使神差，又一次故地重游。

我阅读了桃源岭的相关资料，桃源岭位于灵峰山南边，古称驼兜岭，以其峰脊宛若驼背而得名。此地方圆十里，桃树遍布，溪流环绕。

阳春三月，岭上桃花盛开，游人至此踏青赏景，成为一方旅游天地。

古人将桃源岭喻为陶公之桃花源，一个渔郎迷津的世外桃源。有《桃源岭》为证，曰：“桃源岭在西溪之东，方井之南。落花流水，鸡犬桑麻，宛如渔人问津处，中有禅僧梵空，隐于天竺四十余年，顺舟久宿伴云居。落花流水出山清，疑有秦民避世耕；松径客寻天竺近，草庵僧伴白云横；一湾碧涧秋蟾映，几树红桃春鸟鸣；又恐渔郎迷旧路，破云开岭放人行。”

从位置上来说，桃源岭分南、北山麓，北边又称桃源坞，现在是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所在地，它的旁边还有杭州啤酒厂，酒厂就是利用桃源坞的优质矿泉水生产味道甘

醇的西湖啤酒。南麓，则是杭州植物园；岭下方，现有灵溪隧道。

那天，我们由桃源岭北麓的灵溪隧道北口数米处登山，也就是青春宝公司后面的桃源坞的入口处，那里有条泥石小路直通山顶，路边有个指路牌，大家按路标所指方向，沿着这条杂树横生、荒草障目的小径攀到岭脊。此时，远处北高峰上传来悠悠的寺院钟声，恍若有几时光倒流之感。

举目望去，岭上有条青石板小路沿山脊的高低起伏蜿蜒而行，果然很像骆驼背脊；向导指着那条道路，说道：“此路就是近年新筑‘西山游步道’的一段。从前，山上没有路，只有条人踩出来的黄泥小径，所以，村民干脆叫它‘黄泥岗’。”

说到黄泥岗，他又讲了一个故事，古时，岭下有一名姓张的汉子，家中无法揭锅，被逼得走投无路，急切之下，横下一条心，拿了一把柴刀，守候在驼兜岭上。约摸过了一个时辰，有位老者慢步走上岭来，只见此人背着一个钱袋子像是收账回来。

张姓汉子跳出来，大声喊道：“来者留下买路铜钱一枚，让我过个年关，否则，休怪刀下无情！”老者见状，不慌不忙从钱袋中取出一串铜钱，递上。张姓农户接过铜钱，数了一

下，竟有二十枚之多。

他叫住老者，说道：“我家过年，吃碗饭，

只须一枚铜钱，足矣。余下的，请收回。”老汉说道：“余下的铜钱，还请壮士收下，日后做点小本营生，切不可鲁莽打劫。”此时，张姓农户才想起，忘了问老者的大名，又大声喊道：“恩公，请留尊姓大名，以为来日图报！”只听得老者远远说道：“在下姓陶。”

说罢，便自行下山而去，不见踪影。

数十年后，张姓汉子做生意小有积蓄，手头颇丰。

一日，他将妻儿叫到身边，说道：“吾有一心愿未了，乞望照办。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位陶姓恩人，只是不知下落，难以报答。近来身体欠适，想在驼兜岭上遍栽桃树，以报昔日陶公搭救之恩。”

十余载后，驼兜岭上，十里山脊遍栽桃树，每到春暖花开之时，云蒸霞蔚，成为一方胜地。日久天长，人们便将驼兜岭改称“桃源岭”，一直流传至今。



说说白头翁

■ 贾 枚

最初认识白头翁是在灵隐寺的飞来峰上。坐在峰顶一块大石上，看山下满眼的绿树，树间一群活泼的鸟，往来穿梭，神灵活现。它们比麻雀体略长，橄榄色，头顶有白色羽冠，脑后一白色宽纹伸至颈背，叫声叽叽喳喳没啥韵律。看它们在树枝间灵动的一跃一跳，心也跟着欢快起来。

以后特别关注它，是因为老公的几句评价。

我家楼下长着许多树，樟树、银杏、桂花最多。晨光熹微时，鸟声婉转悠扬，从带露的树梢飞进窗口，煞是清爽。一天老公说：“你听这叫声，特像‘爱-咋-咋-地！爱-咋-咋-地！’（都队声，一、四字重读）。”然后他笑说，“这性格，像你，这鸟肯定是你变得！”

几句话让我对这种鸟生出无限亲密来，一时间都有点庄周与蝴蝶的迷离恍惚了。走在路上也会多看它几眼，居然越看越爱！

历来有冠的动物就被看成王者风范，比如孔雀、公鸡，白头翁也不例外。唐人刘延之曾写道：“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在晚清宫廷画师张子英笔下，无论帽筒、瓷盘、将军罐，“富贵白头”似乎是永恒的主题，几朵粉牡丹，两只白头翁，颜色艳丽，生机蓬勃，透着吉祥与喜气，爱煞人，喜煞人。所以，白头翁一定是代表风水的鸟。

家里北阳台上住着几只灰鸽，羽毛闪着光泽，经常朝着窗户探头探脑，咕咕呼唤，像家庭成员一样可亲。秋冬时节，我知道白头翁们开始吃浆果和草籽，那些干瘪了的樱桃、乌桕、葡萄是它们的最爱，“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在白头翁们的心里，它们的味道别提有多棒。这使我有了一个热切的希望，希望白头翁也住到阳台上来，和鸽子一起变成我的家人！

小木车上的流年

■ 紫 暮

落雪的日子，我总会想起岁月深处的那辆小木车。

我的童年是在小山村里的外公家度过的。每到深秋，田野里，那些曾经绿油油的菜苗仿佛只是经过了一场梦的光阴就枯黄了，紧接着，冬天就踏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无声无息地来了。冬天一到，外公的那辆小木车就“咯吱、咯吱”地响起来，那响声一直穿过漫长的冬季，直到次年的初春时节。冬季里，外公就是推着这辆小木车，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一家人，从几十里的山里运回取暖的柴火和过冬的蔬果。

第一次看到外公从一间老屋里推出那辆小木车时，我着实惊奇。不仅仅因为它破朽不堪的样子，更是因为它那个独有的车轮。这样的小木车，在那时的乡下已经很少见了，外公说，这辆小木车是他年轻时亲手打制的。多少年来，它一直陪着外公为这个家不辞辛劳地忙碌着。如今，随着时光的流逝，冬天时它才有用武之地。因为小木车是独轮的，推起来极难掌握，必须把一副紧绑在车轴上的皮实的袷绳挂在脖子上，一路由人推着走。

后来，我随着外公和舅舅一起进山，那时才知道，小木车的独轮是为了方便走那些曲曲折折的山羊肠小道。

外公总是把进山的日子选在月中，他说，月中的月儿最亮，趁着月色就能早早地赶夜路。那时，舅舅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而我是个八九岁的小毛孩。外婆总是舍不得我走那么远的山路，目光里满是心疼，外公却坚持说：“男娃娃嘛，吃点苦有好处。”

进山的路上，我坐在外公推着的小木车上，一边听着他讲述着和小木车有关的故事，一边望着那些因为月亮的照射闪着银光的积雪。小木车就一直陪着我们，不知疲倦地“咯吱、咯吱”地响着。空旷的山野上，小木车清亮的响声传向了苍茫无边的远方……

每次到了山里，外公先安排舅舅打柴，自己带一些随车带去的小物件，到山里的农家里，和他们换土产。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外公总能换来一筐筐的萝卜、白菜和果子。而我正忙着码放舅舅砍下的灌木枝，时不时地还会抬头看看天上的流云和那一轮圆月，不一会，外公那唤我们回家的呼唤声就传到我的耳中，“蛋儿，拾掇了，回去了。”

回家的路上，外公推着已经被装得满满的小木车，我和舅舅就在车旁撇着屁股一起使劲地推。一路上，我们翻过了几道梁，拐了两个弯，我如今已经想不起来了，隔着许多年的岁月，外公当年推车时那大口大口的喘息声和他多皱的脸上流淌的被月亮照亮的月光滴汗滴，放大特写般地留在我记忆深处，让我一阵阵地心酸。

我们每次总是在黎明的微光里才回到家。望着早早等在门口的外婆带着家人和我们幸福无比地搬着满满一车的柴火和果蔬，想起小木车一路上“咯吱、咯吱”的响声，我的心中总会涌出一股莫名的感动。小木车一路上“咯吱、咯吱”的响声多么像我们对生活的歌唱呀！

似水流年，我就在外公这样不辞辛劳的日子里，在小木车每个落雪的季节里“咯吱、咯吱”地歌唱里，一天天地长大，又别离了故乡到了远方，而外公随着岁月地流逝，去了遥远的天堂。那些关于小木车的往事里，许多带着忧伤的温暖的记忆就变成了一支流淌在我心间上最纯净的歌。在那些漫长的冬季里，小木车就像一位永远不知疲倦的歌手，为我们曾经的艰苦岁月热情地执着地歌唱着，在它的歌声里，我分明听到了一股来自大地深处的关于生活艰辛与朴素的声音，这歌声不仅让我领略了劳动的快乐，也让我清晰地找到了人生所有幸福的源泉。



话说“丢书”

■ 边剑霞

书，是不会走路的，书架也够大，足够有它们的容身之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曾经在心里留下过一些痕迹的书籍就这么被“丢”了。

最起初，书的离开当然是因为被借走了。可是，因为“书非借而不看也”的美谈，使得借书一说变得特别振振有词。不管这本书的内容有多精彩，不管这本书的包装有多精致，不管这本书对自己有多大的意义，不管自己内心有多不舍，还得假装满心欢喜地借出去。最让人纠结的是，书借出之后，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原因不外这几个：或者，读书人，都爱书，很多时候都舍不得在喜爱的书籍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也不愿做任何标记；又或者，自己文绉绉地在该本书上，写上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心得，署名的时候不忘签了个带着文艺范还有点个性化的别号，类似“雨点儿”之类的，时间久了，借书人也不知道该还谁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借书的人，也爱书，或因琐事的忙碌忘了还书，或者书在他手中继续被转借了。于是乎，书就这么丢了。

书丢了，不会立刻想到。起初，书被借了，我

也只是惦记着我的爱书被借了，绝对没有丢失感。时间久了，自己便真的忘记了。突然有一天，看书之心顿起，想要再次翻书时，找寻书架，在书籍的类别丛中却没了踪影，心底叹一声：书丢了。幸好，我爱买书，一年几十本的采购量，加上朋友们送来的一些书，使得书架暂时不会留空位置，心里还是踏实的。

我爱买书，更爱买自己喜欢的书送给友人，当然包括孩子们喜欢的书。记得当年做老师的时候，我总是买书给学生。学习成绩优秀的，书是奖品；表现有进步的孩子，书是鼓励；其他的孩子也不用发愁，书是我送给大家的礼物。通过这样的奖励方式，我们知道，每个学生在我眼里都是最好的，最棒的。而我们也知道，在我眼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是最好的、最棒的。是的，是书起到了这个良好的传递作用。

爱书、读书、买书、送书，偶尔我也借书。只是希望，丢失的书千万不要被我一辈子都遗忘，那样，就真的被丢了。

灵竺访井记

■ 朱祥林

据告山中水源渐趋枯竭，虽韬光亦不免，实堪忧虑。

永福寺附近即为法云古村，为杭州最古老的村落。一条小洞贯村而过，目前洞水若断若续，流量不大，经灵隐寺合流而东为金沙洞。目前全村正在大规模整修，因不见原住居民，询之工匠，皆说不见有水井。唯指靠近永福寺的洞底，有一泓清泉，汨汨而涌，流入小洞。因悟井有泉则活之理，此泉当善加保护，他日可法云名井，为众生造福。

不可理解的是最新评定的208口杭州古井名录中，天竺三寺之井竟然不在其中，难道千年古刹，竟无一井可选？

其实，天竺法镜寺就有一口圆形水井。井圈由水泥做成，外沿直径约有一米。因寺内近年已有自来水，故井已不用，但上有能活动的薄铁盖板，保护有加，不毁不弃，随时可用。

沿山溪西行而上500米即到中天竺。相传三国时期印度高僧宝掌东来弘法，自称是东周威烈王（前425-前402）时生，已有673岁。出世时，左手紧握成拳，

握有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珠，因名宝掌。南朝梁武帝时云游至此，看中天竺之胜，便在此筑庵，就是现在中天竺开山之始。附近尚有一座小石拱桥，传说为宝掌所建，历史不记，也算是一段不可多得佳话。宝掌在唐显庆二年（657）去世，自述来中国400个春秋，寿命已逾千岁，超过传说中800岁的彭祖，故人称千岁和尚，寺后尚存千岁岩。与如此神奇人物有关的井，虽有千岁之说，但凡人实难想象，然古井为寺中旧物，遗迹宛然，使人不觉浮想连翩，亟欲一睹为快。

多亏寺内法师引导，原来这口井在大殿左侧的山岩旁，目前正在整修，井边堆满泥石。揭开井口的木板下视，井呈方形，水量充沛，宛若深池。承本寺方丈惟尘法师相告，这是中天竺法净寺唯一的一口井，也就是传说中已逾千年的宝掌井。有关史料虽不多，但东瀛日本佛学研究生常来本寺探寻遗迹，可见宝掌井在日本佛学界已是名声在外，想必不乏记载。平心而论，彼国对文物的保护与重视，真值得好好借鉴。当年恢复复径山寺，寺的建筑图样就是从日本找

我在水边生长

■ 姜 祝

我在水边生长
水边的青禾悠长长
泪是水的歌
水是泪的乡
在水边生长的我
根须触着水的胸膛
水映着我的脸
我的脸
水波破碎的伤

一位少年
脚踩着十六岁的轻狂
水漫开
为他铺就一张水床
银雀在我肩头停住
我一低头
鬓角触着了少年的霓裳
风掠过
鸟惊翔
一朵红花飘落
飘落我的身旁

我在水边生长
我在水边生长
泪是水的歌
水是泪的乡

水仙

■ 蔡明明

每年入冬后，我都要去西溪花市，挑几个水仙花球，回家后搬出闲置一年的青花四棱水钵，细心地放些鹅卵石，再放进清水将水仙养起来。今年也不例外。

我是一个冒牌的养花人，说起花经一套一套，却总是养不好，就连很容易养护的水仙也一样。先从修花球开始吧，洗去包泥，剥去褐色外皮，便露出了雪白的略带透明的鳞茎，像极了一个个打着小褶的水晶包子。接下来要刻鳞茎了，当小刀一刀一刀刻在鳞茎上时，它的汁液不停往下淌，像泪珠，却比泪水更浓，静静地在我的手心里滑落，让我总有些不忍，常常是刻不了几刀便停住。等蓄满水养上后，每日见它小指般的叶芽，鹅黄、黄绿、嫩绿、葱绿、翠绿，天天变化，天天成长，心里总会漾起许多遐想。不久，绿叶丛中便有花蕾凸出，舒张开一片片雪白的花瓣，花姿优美，清香宜人，清雅脱俗，像诗中那样，“娉婷玉立碧波间，倩影相顾堪自怜”。

只是我这个粗心的养花人，经常忘了阳光好时将水仙搬到室外。水仙叶子便日复一日地疯长，像是大蒜叶子。如此，到了春节前后开花时，花杆细长细长的，像是几个瘦高个伸着脖子看热闹的样子；花朵稀稀疏疏，香气也只是淡淡的。这时便是后悔也没有用了。身边的花友总是说，这是不刻鳞茎、不晒太阳的结果。此时也只能自我安慰道，宁愿不要她婆婆的倩影，只要郁郁葱葱，也是很可爱的。

水仙花分单瓣与复瓣。其中单瓣花是白色的六片花瓣中央长着酒杯状的黄色副花冠，别名“金盏银台”，白黄分明，清爽干净，一直是我所钟爱的。复瓣花则层层叠叠，虽通体洁白如玉，却有些过于繁复了。

宋人黄庭坚的“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盈盈步微月”诗句，让后人知道“凌波仙子”的独特气质。又有刘邦直“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骨玉为肌。暗香已压荼蘼倒，只此寒梅无好枝”一诗，更让水仙流芳千古。不知你的案几，此刻是否也有水仙在静吐露芬芳？

到的。因为他们还保存着当年留学径山寺的日本僧人所写的书，其中连一草一木的位置都有详细的记载，故法师决心要把这已逾千载的古井维护好。在方丈室中，惟尘法师拿出修井的蓝图，为笔者详加解释。此井因傍岩而凿，泉从岩壁而非地底而出，故井壁的防护相当关键。当时计划在井的四周，也包括井底，皆分粗砂、细砂、棕丝加木炭做成三成防护，宛如一个热水瓶的内胆。地上则用黄泥铺垫，以防地雨水渗入。因受良渚古井的启发，井壁用金丝楠木叠架而成。整修完工后，宝掌古井成法净禅寺一处不可多得的景点，流传后世。

最后的一个收获是在上天竺法喜寺。此寺于五代吴越国，以一尊神木观音而闻名遐迩。法喜寺的观音当年关系到国运民生，祈雨求晴，传说无不应。故自宋元以来直至明清，历代帝王来此寺进香的，人数之多，一时无二。至于寻常百姓，凡遇大士诞辰已是名声在外，想必不乏记载。平心而论，彼国对文物的保护与重视，真值得好好借鉴。当年恢复复径山寺，寺的建筑图样就是从日本找